

明慧週刊



來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WWW.MINGHUI.ORG



二零一九台湾灯会在屏东举办，以展示和介绍法轮大法为主题的花灯在灯会上格外受欢迎。“法轮大法灯区”，矗立着船身长达 25 公尺的巨大“法船”及“神驹天马”、“法轮大法洪传全世界”等 13 座传统艺术花灯，壮观美丽、金碧辉煌。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排队登上“法船”体验祥和美好的场景。

第 895 期

2019 年 3 月 7 日



重要新闻（上图）

二零一九年三月四日在美国国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法轮功学员手持亲朋好友的照片，揭露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主席及蓝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席麦高文议员（Jim McGovern）参加新闻发布会。

修炼交流

从全面协调到默默配合

大陆综合

靳付章新年期间被大连监狱加重迫害
从迫害实例看经济掠夺的残酷

本周三退统计

截止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总人数：327,619,946

明慧週刊

第 895 期

WWW.MINGHUI.ORG



二零一九台湾灯会在屏东举办，以展示和介绍法轮大法为主题的花灯在灯会上格外受到欢迎。“法轮大法灯区”矗立着船身长达 25 公尺的巨大法轮及神驹天马，“法轮大法洲传金世界”等 13 座传统艺术花灯，壮观美丽，金碧辉煌，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排队登上“法轮”体验祥和美好的场景。

第 895 期
2019 年 3 月 7 日

明慧周刊

第 895 期

2019 年 3 月 7 日
WWW.MINGHUI.ORG

内容提要

目 录

2 时事新闻

- 2 二零一九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
- 3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 5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 6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8 大陆综合

- 8 大陆综合消息
- 14 严正声明
- 14 世人觉醒
- 15 人心与因果

18 时事评论

- 18 强迫认罪：冰山下的邪恶

23 修炼园地

- 23 从全面协调到默默配合
- 28 证实法是我们的根本目地
- 30 正法修炼怎么修
- 34 闯过生死关 意志更坚定
- 36 帮助走过病业状态同修的体会
- 41 要用正念帮助磨难中的同修
- 43 我为什么来打真相电话
- 47 也谈谈“请为他人着想”
- 50 关于法庭辩论的一些思考与探讨
- 55 修炼交流文摘

二零一九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三月五日】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二十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文章和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见证大法弟子在真善忍的指导下修心向善的美好、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证实法轮大法的纯正和无私。

征稿时间从今日起，至四月十三日截止。

稿件要求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对法轮大法还不太了解、甚至因中共宣传而有各种误解的人，文章中的用词、造句、逻辑、评论、插图等，要多考虑让常人读者容易看懂、感同身受、能入心。艺术作品要求主题明确、技法正统。

文章类型包括修炼故事，尤其是道德升华、身心受益的真实故事，和大法弟子在迫害下仍然坚持信仰、乐观善良，向民众讲真相的故事，以及各界民众明白真相、支持大法弟子的故事。

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社会，官员贪腐，世风日下，环境污染，人们的身心都受到侵蚀，也在浮躁不安中寻找希望。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受益的我们，有责任把大法的美好分享给各界民众，使他们明白真相，摆脱中共的谎言，得到真善忍的福益。

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我们的修炼场。大法弟子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提高心性，遇到矛盾和难题时按照大法的教诲向内找、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凡事都作为我们走向“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的阶梯。

明白真相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对任何人、对任何社会都是有益的。修炼法轮大法不仅使修炼者道德升华、身体健康，整个社会也都因此受益。在正常的社会，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是受到法律保护 and 世人尊重的。在中国大陆，即使在中共迫害下，大法弟子也没有用仇恨和暴力对待，而是善良平和的向人们、包括迫害他们的人讲清真相、帮助后者消除

误解和仇恨。二十年来，我们大法弟子在中共制造的充满歧视、误解、污蔑等等身心迫害的恶劣环境中，在光怪陆离、人类道德底线一再下滑的现实社会中，还能坚韧的用真善忍来指导自己保持身体健康、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和周围人分享真善忍的能量，这是一段平凡中充满神奇、苦难中充满美好、亿万个点滴汇成浩瀚、用短暂的今天缔造长远未来的历史。让我们拿起笔，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证，点点滴滴的记录下来，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

每一个实修法轮大法的同修都有自己修炼受益的真实故事。这些经历，哪怕只是我们修炼中自己认为平平常常的小事，其实都是生命升华的过程，都能够证实大法的纯正无私、见证真善忍的美好。希望更多同修能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叙述出来，理性的和世人分享，让读者看到法轮大法在倡导什么，大法弟子在真善忍指导下的修炼中正在成为什么样的生命，从而明白“法轮大法好”这一直白、但却事关所有人现在和将来的重大事实，从而得到光明的未来。

希望所有大法弟子热诚参与，尽早投稿，珍惜这个向社会各界讲真相的大好机缘。

海外投稿者请写明姓名、职业、居住地、电子信箱、作品的专业规格。中国大陆投稿者请提供笔名、性别、年龄、职业。

来稿请用电子邮件发到 fahui@minghui.org，邮件标题请注明“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

征稿于今日开始，截稿日期为零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三日。

明慧编辑部

二零一九年三月五日

——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

◇ 三月四日，在美国国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法轮功学员手持亲朋好友的照片，揭露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他们的亲人有的至今仍被非法关押。今年年初流亡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于溟也讲述了自己遭受迫害的经历，并

演示中共监狱的“吊铐”酷刑。于溟曾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在过去二十年中，他四次被抓，遭到非法关押累计十二年，期间经受非人酷刑和奴役劳工。

多位法轮功学员向与会人士和媒体展示了亲朋好友的照片，他们因坚持真善忍信仰而遭受迫害。华府居民杜海茺的母亲袁晓曼因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被非法判刑三年半。袁晓曼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主席及蓝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席麦高文议员（Jim McGovern）参加新闻发布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非常关心法轮功的议题，在下个月，我们会讨论相关举措。”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等信仰团体严格限制，他对此深切关注。他说，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即使中国现行宪法也是如此规定。

◇ 经过两天的听证，加拿大国会“外交和国际发展常设委员会”二月二十七日修改并投票全体通过了旨在打击强制摘取、非法贩运人体器官的《S-240 法案》。在正式成为法律之前，该法案将被提交国会众、参两院进行最后审阅。《S-240 法案》将在海外移植未经许可的器官视为刑事犯罪；不接受参与过非法器官交易者以移民或难民身份进入加拿大。

将《S-240 法案》引入国会的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Garnett Genuis）在二月二十六日的听证会上说：“（该法案）是寻求应对中国的（强摘器官）情况”“是对此作出的反应。”国会议员安妮塔·万顿贝尔德（Anita Vandenberg）女士在听证会上感谢吉尼斯等议员的工作，她表示，自己百分之百地支持该法案成为立法，在反对强摘器官方面，加拿大应该成为全球表率。

◇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八日，美国阿肯色州众议院通过一零二二号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该决议案由阿肯色州众议员丹尼尔·沙利文（Dan

Sullivan) 于二月十二日在第九十二届议会上提出。

◇ 二月二十三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西南部的中央商务和行政中心堪普西（Campsie）的主街举行活动，向当地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告诉人们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当地民众在了解真相后表示要去帮助传播真相，尽快制止迫害。退休教师菲利普（Philip）说：“我认为这（迫害）是中共政府的可怕罪行之一。我知道中国的历史，我非常担心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菲利普拿了一些真相资料传给朋友。牙科医生乔安娜（Joanna）说：“如果我们都明白了真相，能站在一起支持法轮功就好了。尽管我们个人的能力很小，但是我们可以把真相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我认为好人都应该站在一起，真理最终会战胜邪恶！”

◇ 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英格兰北部一个坐落于约克郡山谷有千年历史的宁静小镇塞特尔（Settle），“塞特尔故事会”组织放映了讲述法轮功学员孙毅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遭受酷刑迫害的纪录片——《求救信》（“Letter from Masanjia”）。观众被影片中讲述的法轮功学员孙毅的故事所感动。职业故事讲演家西塔·布兰德（Sita Brand）女士说，“这样的故事需要被传递，让更多人听到。如果不是这样的影片，这样的故事很难被听到，让更广泛的社会看到这个故事非常非常重要。”国际特赦组织成员查普尔（Chappell）女士说，“应该到电视上播放，这样的故事应该让更多人看到，而且人们都能理解故事的内容和意义。”

——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

◇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七十六岁的法轮功学员李钢老太太，被区法院非法判七年。老太太认为修炼法轮大法没犯法，做好人没错，正在向上级法院上诉。李钢老人一九四三年三月生，于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遭绑架、构陷，具体情况不清。两年前，老人曾被绑架，被非法批捕，但因身体亮起红灯，

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八十天后回家。

◇ 安徽省淮南市法轮功学员潘峰，年前被非法判刑七年，现被劫持到安徽宿州监狱迫害。潘峰曾两次被非法判刑，遭冤狱迫害近十年。潘峰，39岁，二零一八年四月份左右在所住的前锋一村散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淮南市看守所。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水泉乡赵兴有今年七十九岁，和老伴史桂芝，今年七十七岁，因他们家的院墙上喷涂有“法轮大法好”字样，二零一九年一月上旬被非法判刑，赵兴有三年六个月，史桂芝四年。

◇ 山东潍坊市昌乐县法轮功学员孟宪强、张成武，二零一九年一月八日分别被青州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三年六个月。昌乐县马宋镇张家庄村法轮功学员张成武二零一八年五月四日在家中被警察绑架；五月九日，昌乐县红河镇法轮功学员孟宪强被红河镇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并绑架。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日，张成武被青州法院非法开庭；二零一九年一月八日，孟宪强被被青州法院非法开庭。

——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

◇ 二月二十四日，在比利时大学城鲁汶市（Leuven）的公园里，来自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心理学系的四十八名大学生集体学炼法轮功。大学生们学功后愉快地彼此分享着各自的感受，最后用掌声感谢鲁汶法轮大法炼功点法轮功学员的诚挚教授和接待。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蔻娜说：她第一次是在奥地利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并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被残酷迫害，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她表示：当决定到鲁汶旅行时，在明慧网上法轮大法在当地炼功点的信息，安排了学习功法活动。

◇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是澳洲悉尼大学迎新生的日子，悉尼大学法轮大法社团的展位吸引了众多中、西方青年学生

及前来参加活动的访客。法轮功学员展示五套功法的同时，也讲述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正遭受迫害的事实。学生们听闻法轮功在中国受到如此严重迫害之后都表示震惊，并呼吁制止迫害。新生奥托（Autwo）说：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公正的待遇和尊重。她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来努力制止这场迫害。奥托对法轮功学员表示：“需要向更多的人讲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这样每个人都会站出来制止这场迫害。因为许多人还不知道如此残酷的迫害还在中国发生着。我支持你们！”

◇ 三月二日中午，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的第三大华人社区布碌仑举行了盛大游行，给民众送去法轮大法的真相和祝福，鼓乐齐鸣，龙腾狮跃，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更可喜的是，围观民众纷纷响应三退（退出曾经入过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大潮。游行当天共有 441 人选择了三退，其中退党团队 38 人，退团队 152 人，退队 251 人。并有两千多份真相特刊送到观看游行的民众手上。

◇ 新年期间，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来到了霹雳州首府怡保（Ipoh）和华人聚集的拱桥新村（Kanthan Baru），以及雪兰莪州蕉赖十一哩（Batu 11, Cheras）和蕉赖鸿贸商城（Cheras Traders Square）这四个城镇举行新年游行，向民众送上新年祝福，为大家带来佳节欢乐喜庆，获得民众的欢迎，也有民众感谢法轮功学员向他们讲解了法轮功的真相。天国乐团、腰鼓表演、舞龙队、仙女队、祥和的功法演示，都给当地民众带来深刻印象。

大陆综合

大陆综合消息

◇靳付章新年期间被大连监狱加重迫害

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靳付章先生，今年四十一岁，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被站前区东风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营口市西市区法院非法冤判五年，现被关押在大连监狱第五监区。

靳付章被绑架到大连后，先在入监队受迫害，每天不断有人对他进行转化、洗脑，后将其劫持到大连监狱，强迫他在监狱服装厂干活，不让家属接见。后来监狱想利用家属做他的转化工作，就允许家属接见，家中仅有的亲人八十多岁的妈妈、妻子和上小学的儿子都去看他。

二零一九年初，因孩子想念父亲，又正值放寒假要过年，一家老少三代想去看看久别的亲人，家人就与大连监狱联系，想确定一下看望亲人的时间，被告知靳付章不转化，现在不允许家属接见，而且不转化家属也不能给存钱，每月只允许花少量的钱。多么邪恶，不转化花自己家的钱，而且还在监狱消费都不行。

◇李艳秋被冤判五年 元宵节被劫入辽宁女子监狱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法院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在锦州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李艳秋秘密开庭，并非法判刑五年。目前李艳秋已经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

李艳秋，女，现年五十二岁。她修炼法轮功十多年来，身心受益。在法轮大法遭到中共的迫害后，她因讲真相，多次被非法拘留、劳教，但始终没有改变信仰。李艳秋个性单纯，不仅长相姣好，而且心眼特别好，总是想着帮助别人，不计私怨，在邻里亲朋中，口碑甚好。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李艳秋在向世人发送真相台

历时，遭锦州太和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法官在李艳秋身体极度虚弱、不能独立行走、不能完整表达意愿的情况下，匆匆走了过场。在家家团圆的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李艳秋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在这过程中，家属曾经找到看守所、太和区国保大队、太和区检察院、太和区法院，但遭到推诿。家属聘请的律师也不让会见。

◇从迫害实例看经济掠夺的残酷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实行了三大迫害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近二十年来，法轮功学员遭受着世人的白眼、冷漠、误解、怨恨；有的被抄家、恐吓，致使颠沛流离、缺吃少穿、妻离子散；有的被绑架、劳教、判刑，遭巨额罚款、酷刑折磨、致伤、致残、致死、家破人亡，甚至活摘器官。但是巨难面前，法轮功学员没有倒下，法轮大法弘传世界，广受爱戴。

二零一六年，我地社保局开始扣发、停发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的退休养老金，涉及到的学员的生活处境瞬间变的异常艰辛，这是“经济上截断”政策的新形式，它是柔性的，区别于以往的刚性迫害。因为它不是直接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更令人不易觉察，但随之而来的压力、艰辛、痛苦与伤害却是巨大的。有的法轮功学员在严酷的压力下，意志都没有被摧毁，却被扣发养老金击垮了，这把软刀子对生命的戕害何等之大！

下面仅举四例：

* 法轮功学员 A

A 修炼前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院能想到的续命方案是做心脏搭桥手术，然而手术费用昂贵。当时她才三十多岁，家里本就经济拮据，还有年幼的三胞胎女儿要抚养，大夫无奈的说：“那你就在家养着。”言外之意就是等死。幸运的是，A 紧接着遇到法轮大法，修炼后身体健康，二十年死神都未

曾登门。

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八年，A 因坚持信仰及讲述法轮功真相，共遭受八次绑架、劳教、判刑迫害，每一次的冤狱折磨都使她九死一生，但她一直坚定、乐观的生活着。

二零零八年五月，国保找上门来要绑架 A，她不给开门。国保硬是把防盗门从墙壁上刨下来，闯进去把 A 绑架并枉判三年。在监狱，A 再次被迫害的生命垂危，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保外就医，得以回家。通过学法炼功，A 身体很快恢复健康。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A 被通知将在十二月份停发退休养老金。A 找到当地劳动局和社保局，相关人员说是省里下发了针对所有服刑人员的新文件，所有被判刑或劳教关押过的，都要扣回那几年的工资。按照文件，A 的养老金将被扣发、停发。

这种沉重的经济迫害的突然降临，A 的心理压力很重，致使心脏病复发，不幸于二零一七年二月初在痛苦中离世，终年五十七岁。让人遗憾的是，A 已经写好的《关于取得我应得的退休金的申诉信》也没能前去申诉。

* 法轮功学员 B

B 在二零零九年被非法判刑七年，在狱中受尽了包夹在狱警授意下的各种酷刑折磨，奄奄一息。当 B 于二零一四年保外就医回到家中时，面对的是当年国保警察粗暴执法造成的惊吓过度、精神失常、已被定为二级伤残的小女儿。孩子每天不穿衣服，一丝不挂，二十四小时坐在小卫生间里不出来，谁也不认识，打人，骂人，生活不能自理。

这突然的变故没有压垮这位当时已年近七十的老人，B 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毅挺了过来。一个月后，B 通过学法炼功，身体恢复正常。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B 被当地社保局通知停发养老金，并要求返回其被非法服刑期间已领取的养老金近十三万元。

10 B 家的生活早已负债累累，老伴的养老金每月只一千多元，

要养活一家人。这种突然的经济压迫给 B 和家人带来巨大的伤害，造成生活上的极大困苦。自此，B 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变得很糟糕，她不仅无法顺利的用语言表达完整的思想，而且拿东忘西，记忆力极差。一次，B 从厨房出来后，她老伴闻到了液化气的味道，就问：液化气罐关了吗？B 说关了。老头不放心，进厨房一看，B 关的根本就不是液化气的阀儿，从那以后，更是寸步都不敢离人。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社保局的领导还对 B 说：欠的钱必须拿回来，你没有钱还，就从你的退休金里扣，若你死了还没还完，就从你的丧葬费里扣，再不够，从你的老伴身上扣.....

B 无数次的找到社保局沟通，始终没有结果。雪上加霜，社保局还以“不当得利”为由，把 B 起诉到法院，要求强制追缴养老金。

* 法轮功学员 C

二零一五年五月，C 只因粘贴一张法轮大法真相粘贴，就被诬判两年，期间 C 的养老金不仅全部被社保局扣发，回家后应该正常发放的养老金被停发。

C 是七十五岁的孤身老人，早就失去了劳动能力，就靠养老金生活。C 为了生存，多次找社保局，社保局一个领导说上面有文件。C 要文件，他不给，说不能外传。C 最终看到了那个文件，知道社保局是按照其中的第六条扣养老金的，但该文件的第九条就是针对她这种情况而不必扣除的。当 C 与其说理，那个领导说，你找单位解决。

C 找到单位，单位说没钱，不给解决。

C 开始向亲朋好友借钱，但对方看其养老金迟迟得不到解决而心生顾虑，常言道：“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C 也不想让对方为难。结果借钱都没借到。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C 到信访局上访。信访局把社保、C 的单位和财税等部门找到一块，开了个所谓的信访联席会议，商量解决。结果所有部门都把矛头指向社保，说就是 11

它扣发人家的退休金，才出来这么当子事。最后协商，说先给 C 开着吧，她都那么大岁数了，能开多长时间呢，人家也确实可怜。等 C 知道结果去找时，社保又变卦了，说不能给你开，如果给你开了，那得多少人来找啊。

于是 C 去找社保局的局长，局长也是那个话。等再找，在楼梯入口处就站着保安。一个小保安知道 C 找局长的原因后，就劝 C 别上去了，说局长有令，放进去一个找养老金的，他就得回家。C 往走廊里一看，几步远还有保安呢，无奈只好回家了。

至今，C 已经近四年没有得到任何一分的养老金。

* 法轮功学员 D

D 修炼前身体患有多种疾病，不能工作，每月工资只二百元钱。修大法后，身体健康。D 的丈夫是邪党党员，他看法轮功好，也炼了起来，但自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后，他怕再炼被单位开除而使全家断了收入来源，就放弃不炼了。孩子高考前，丈夫突发脑出血离世。

D 靠大法给的好身体出去打工供孩子上大学。不管身处何处，D 都按“真、善、忍”去做，她勤快善良，总是为别人着想，几次换工作，原来的老板都是真心挽留。亲属看她生活太难了，就帮她到社区以孩子在外求学为名办了困难补助。孩子大学毕业后，她主动不再领取这份补助。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D 被绑架，遭冤判三年半。D 在监狱历经磨难后，回到家中，学法炼功，身体很快恢复正常。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D 的养老金被停发，按着社保的文件的解释，D 的养老金要永远的停发。这日子怎么过呀？一股急火，全身使不出力气，言语表达含糊不清。有时走着走着，就瘫坐在地上。后来，D 收到了社保局的通告，要求限期退回已经领取的养老金十二万余元，否则就交予公安部门或上级行政机关处理。

D 数次找到社保局寻求解决这个问题，但社保局不管。后来 D 上访，他们才内部研究决定，由 D 的单位给其发基本生

活费。直至今日，D的养老金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那么，对于在被迫服非法刑期间已经领取的养老金，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情况，有的法轮功学员从监狱回来后，因家庭困难，无力返还这部分钱，而被社保局停发了退休工资，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打工；也有的法轮功学员返还了全部费用，从而被重新计算退休工资，说是“正常”开，其实是按照基本工资开的，每月工资往往开不到原先的一半，所以仍需要打工以维持生活；有的是借钱交的社保，所以也得打工还债，甚至都六十多岁了还得白天、晚上打两份工；还有的正在被迫服非法刑期的法轮功学员家庭本来就不富裕，被停发养老金后，家属担负不起长期去监狱探视的车费、旅费及存入学员账户的费用（监狱内的物价高出市场价几倍或者十几倍甚至更高）而减少去探视的次数，无形中减少了监狱的外在压力，使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肆无忌惮……

以上也只是我地的部份情况，那么全省、全国究竟有多少类似的情形在发生着？

其实，社保局执行的剥夺服刑人员养老金的文件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复函（简称劳社厅复函）二零零一年的文件，但在我地是二零一六年才将该文件实施到法轮功学员身上。具体落实到个人，据社保局说是上边（公安、司法部门）给的名单，但有的法轮功学员早期被非法判刑，在该文件执行时已经出狱的情况下，仍被扣发了养老金。那么即使未到退休年龄的法轮功学员，在其非法刑期内也存在着被停止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被扣除非非法刑期工龄、不参与养老金调整等问题，也就是说属于个人财产的养老金待遇都将因非法判刑而被剥夺。

历经监狱折磨回到家中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因为非法刑期结束而结束苦难，另一种迫害——经济迫害的枷锁已经套在了颈上。这种经济迫害与被关入监狱的肉体折磨并行，给法轮功学员本人及其家庭带来的伤害，以及在社会上的负面效应是严重和具有危害性的。这是江氏流氓集团“名誉上搞 13

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的产物。

老有所养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为中国现行法律所保障。实际上，劳社厅复函以及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依此制定的一系列文件违背了违反《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立法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规定，违背了依法行政原则，完全是非法的。中共因社保收支严重失衡，加上贪腐因素造成的财政亏空的恶果转嫁到了被判刑者身上，尤其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身上。

严正声明

本周一百八十一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一百二十三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年轻人也在觉醒

〔湖北来稿〕自去年十二月中旬至今年三月初，七十多天的时间里，湖北地区只有十几天是晴天，其余六十多天都是阴雨绵绵，有时还下雪，气温一直很低，经常在零度徘徊。这种奇怪的气候成了湖北人现在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下面记述的是几位年轻人的谈论。

“气温这么低，不利于农作物生长，今年粮食要减产了。”“这种天气，好多工程不能开工。你看，某某地方的两个工程不是都停工了吗？”“商店都冷冷清清的，打折也没人光顾。”“中国的经济会雪上加霜呀！”“长期没见太阳的天气，利于细菌病毒滋生，容易发生瘟疫，非洲猪瘟恐怕是开始。”

一位熟悉明史，读过《万历十五年》、《明朝那些事儿》

的年轻人说：“现在和明朝末年很相似——官场腐败、派系争斗厉害，中共内外交困、天灾人祸又多，这连续的低温天气，很象明朝末年的小冰河时期。如果再来点瘟疫的话，就和明朝末年几乎一模一样了。莫不是真的天要灭中共？”

中共这两年搞党建非常凶，近段时间又强逼国人参与“学习强国”网上学习活动。先是党员参与，然后是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现在有的地方要求学校发动学生家长也参与。各单位建立专门的学习微信群，每个参与者必须在手机上下载邪党的“学习强国”APP，每天的个人得分（包括浏览观看得分、答题得分）和单位得分都有统计，上面还要评比。

我们单位那天召开“学习强国”动员会的时候，头头在上面讲，下面嘘声一片。坐在会场后面的几个年轻人嘀咕：“党建是党员们玩的，怎么要强拉我们呢？”“我们成天忙死了，哪有闲功夫搞这些没名堂的东西？共产党总是瞎折腾。”

有个大个子年轻人把他二月份工资短信的手机截屏发到单位QQ群里，大伙都会心的笑了。“一百七八十斤的人，才三千多块钱的工资，怎么说的出口呀！”“共产党专门忽悠人，一直拖欠我们的工资，怎么不兑现？”

头头说：“这是政治任务，没有参加的要扣款、还要通报批评。”

一个年轻人说：“共产党的东西真的很垃圾！开口闭口是‘政治’，尽是‘假恶斗’，还有脸叫人学！我一听就头疼。这哪里是学习强国，明明是学习误国。”另一个年轻人说：“土匪自有土匪的文化嘛。”

大家都小声笑了……

人心与因果

◇ 2018年明慧网报道五百多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

俗话说：神目如电，报应如影随形。我们先来看看发生在二零一八年黑龙江、吉林的两个恶报实例：

▼姜振勇，黑龙江大庆市龙凤区东光公安分局警察，曾担龙凤区厂西自强派出所所长，亲自参与上门绑架和骚扰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三日，姜振勇带两名协警去辖区农村刘高手（地名）执行公务时，不知从哪里出来一个火球，直接落到他身上，高高大大的一个人瞬间被大火烧的面目皆非，烧伤面积达 96%，抢救一天也没保住性命。而另两个协警无碍。

▼孙恒山，吉林政法委 610 头目，二零一八年六月上旬在办公室遭下属狂砍数十刀，医治无效死亡。孙恒山在职期间，一直执行江氏犯罪集团和中共的迫害政策，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纵观自一九九九年至二零一八年，十九年间，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两万多个案例，没有一个在恶报来时不怕的，那些口口声声不怕报应的人，只不过是狂妄自大，愚蠢的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其结局就是给中共陪葬。

二零一八年过去了，根据明慧网曝光的资料做了不完全统计，共有 508 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遭到恶报，其中有往年遭恶报但在二零一八年首次曝光的 191 人，二零一八年当年遭恶报的有 317 人，在 317 人中有部份人是以前有病或被调查等已曝光，但在二零一八年又追踪报道出现的结果或阶段性结果（如死亡或判刑）均属当年的新增案例。

二零一八年恶人遭恶报的形式“被查处”的人数最多，共 309 人，占总人数的 60%。遭恶报最多的部门是公安系统，有 150 人遭恶报，其中包括由 8 人殃及到的 12 个家人。在 508 人中包括被 29 人殃及到的 52 个家人。

◇相信大法好 真的得福报

【河南来稿】去年年中伏天气很热。一天上午八、九点钟时，我往河边小树林走去，看到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者坐在树下乘凉，我走到他跟前问，“大哥，也在这凉快呢？”“这里有点风，也坐会吧。”

我停下了脚步和他聊了起来，这时我发现老人的手颤抖着。“大哥，你的手怎么啦？”“得了帕金森病。”“没到医院看吗？”我关切的问他。“时间长了，不好治。邓小平就是得了这个病，人家那么大的官都没治好，我能治好？”老人苦笑着说。“大哥，我教你个办法，肯定管用。”老人急切的问：“什么办法，快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要诚心诚意的念才行，念的越多越好，你的病会好起来的。”

他凝视着我，我看到他不太相信的样子，我又说：“又不管你要一分钱，试一试吧。病好了不更好吗！”并且给他讲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重要性。

第二天上午，我又到河边树林去，又碰到这位大哥，我风趣的说，咱们有缘份呀，又见到你了。他很认真的说：“我在这专门等你，还不知你来不来，你昨天告诉我的那两句话，后一句我忘了，我就一直念第一句，就觉的身上好多了，我就等你告诉我后一句话。”之后，他又爽快的退出了团队。

一段时间过后，有一天走在路边的人行道上，有一个人喊我，我一看又是这位大哥，心想，这么大的缘份呀。我急忙走到他跟前，亲切的问他：“大哥，好些了吗？”“你看我的手，你看我的手，一点不抖了，身上也舒服多了，还真是灵呀！真得谢谢你呀！真得谢谢你呀！”他眼睛湿润了，激动的一个劲的说谢谢。我急忙告诉他：要谢就谢我师父吧，是我的师父慈悲于你，是大法的威力，我只是给你捎捎话，救你的是大法师父。他急忙说：“就谢大法师父，就谢大法师父！我也遇到你这个好人了。”我说：修大法的都是好人。大哥，慢慢回家吧，记住这九个字，你会得福报的。

时事评论

《强迫认罪：冰山下的邪恶》

文：正言

“陕北千亿矿权案”主审法官王林清失踪几周后突然在“央视认罪”，称其举报最高法“卷宗丢失”事件系自己所为，舆论大哗，称这是对司法极大的侮辱与讽刺，中共炮制“电视认罪”的违法行为再度被聚焦。

美国之音二月二十八日报导，“电视认罪”是中共宣称的“法治社会”的一个特色和产物，承袭了文革时期的“游街示众”的做法，让当事人在身陷囹圄、孤立无援、承受着巨大肉体和精神酷刑下，不得不屈服于当局的压力，做出违心的“悔过”。

设在亚洲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曾发布一百多页的英文报告《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报告称，过去五年来中国媒体播出的四十五例电视认罪，认罪时他们都还没被审判，绝大多数甚至尚未被正式逮捕。

这些当事人说，认罪视频的拍摄被安排得事无巨细，好似在出演一幕精心排演的戏剧。拍摄前，他们往往被获准洗澡，换上指定服装，有些是囚服，有些是普通的衣服。然后，他们的眼睛被蒙上黑布，一路送到拍摄现场。他们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由他人事先写好，必须烂熟于心，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还要按照“导演”，即公安人员的指示调整自己的语速、面部表情、甚至配合“台词”适时地哽咽、抽泣。

如果达不到“导演”的要求，就要一遍一遍地重录。报告引述一位被迫拍摄这类视频的人权捍卫者说，他从白天录到晚上，整整七个小时，之后又被蒙上黑布，送回监牢。多名当事人说，他们是在获得免于酷刑、宽大处理的承诺下同意拍摄视频的，另有一些人在家人受到胁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

曾突然失踪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称，他于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在罗湖海关过关时被深圳关员带走，后被公安押解到宁波。在此后的五个多月里，林荣基被据称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多次提审，后来在“导演”的安排下，在摄像机镜头前强迫“认罪”，承认非法经营和销售“禁书”，二零一六年二月在凤凰卫视播出。“他们让你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们不满意的话（内容），就帮你改。改完以后，你就念，‘悔过书’也是，我写出来，他们不满意，改完以后，签个名。”

英国私家侦探韩飞龙（Peter Humphrey）和妻子虞英曾在中国经营一家小型风险咨询公司。二零一三年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遭人举报腐败丑闻，韩飞龙受雇调查一名解雇员工是否是举报人。二零一四年八月，他和妻子被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刑。二零一五年六月在英国外交部的施压下，他提前被释放，回到英国。

时隔三年，韩飞龙在记者会上再次讲述了他被当局抓捕、监禁、胁迫认罪到判刑的经过，“他们给我下药，把我锁在老虎凳上，又把我锁进一个金属笼子里。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将他们的摄像机对准我，将我按照警察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答案的情景录下来。”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正式向英国通讯管理局投诉，指控中共中央电视台及其国际分支CGTN违反英国广播电视准则，并且与中共警察共谋制造强迫认罪的假新闻，严重侵犯人权，呼吁英国吊销央视的播出执照。

二零一五年“709案”中被抓捕的人权律师王宇说，当年十月的一个半夜，她被从睡梦中唤醒。两名预审员前来告诉她，她十六岁的儿子已在云南边境被捕，当时他正准备经由缅甸逃亡美国。王宇说，当她看到儿子在看守所的照片，下方还写着“犯罪嫌疑人”几个字时，当场昏厥过去。她被告知，只要录制一个视频给公安部领导看，就可以救儿子。当局承诺，这些视频不会对外公开。拍摄时也只使用了平时审讯用

的电脑摄像头。直到获得自由后，王宇才从父母和朋友的口中得知，自己上了央视。

北京执业律师江天勇，曾参与爱滋病感染者的救助、山西黑砖窑案件、北京律师直选、法轮功个案等多件维权行动，也因此在中国一直处于被监控、骚扰和威胁之中，也曾经被“电视认罪”。江天勇律师之妻金变玲称，他被迫电视认罪，肯定是在里面受到了严重的酷刑。

“电视认罪”冲击的是一个人所能坚守的道德信仰和原来的价值观，瓦解的是一个人最后的尊严。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下，一个人的人身安全、健康状况、寻求司法救助的权利得不到丝毫的保障，在这种极端情况下采取的妥协之策。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甚至警察可以打死白打。在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八至十三年的重刑。清华大学电机系九五级博士生李义翔，一九九九年十月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被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刑事拘留一个月，七处处长亲自审问、逼供，李义翔被绑在柱子上昼夜不停地被刑讯逼供，并遭到殴打、强灌浓盐水迫害。李义翔在互联网上以真名公开声明退党之举，震动了中共高层，江泽民亲自命令“抓住典型，不许判刑，一定要转化过来”。清华大学党委全力配合，在清华大学蹲点的“六一零”的头目李岚清，伙同清华校党委副书记张再兴，亲自督阵，组成了公安、宗教、科学、教授专家等方面二十多人的所谓“帮教队”，以酷刑、洗脑等卑鄙手段，炮制所谓的“转化典型”。

为防止逼迫过紧发生意外，让李义翔的母亲陪住，把李义翔隔离软禁在二百号（清华核研院设在一个偏僻山村的某实验基地）办学习转化班。二十几个人整月对李义翔施加精神压力，采取疲劳战术、与外界隔离、酷刑、及特务所惯用的攻心术等招数，进行封闭性的长时间的精神摧残。在身心折磨的巨大压力下，李义翔被迫违心地谈认识，写检查，但

并不符合江泽民的要求。经文字打手们精心的篡改、加工，出台了“一个博士生与法轮功的决裂”，成为一篇用来蒙蔽全中国人民的典型“假材料”，粉饰酷刑下的强制洗脑转化。

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监狱后，被强行扒去衣服，强制穿囚服，强迫认罪、强制背监规、强制打报告词、强制干活。如不“转化”，不写揭批材料，就不准会见家属，甚至遭到更严重的迫害。

山东省男子监狱长年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二零一四年九月份在监区区长李伟、副区长陈岩的指使下，十一监区强制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奴役，给法轮功学员上束缚带、捆绑在椅子上，并将法轮功学员的头用小绳系住、在后面挂上一个装满水的雪碧瓶、使人难以承受。

为了在山东寿光法轮功学员刘兴武出狱前将其转化，监区长李伟采取了各种高压手段。为了制止迫害、反迫害，刘兴武开始绝食抗议。绝食第五天，李伟怕出问题，找刘兴武谈话骗他吃饭，表面冠冕堂皇，变着花样，又强制叫刘兴武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刘兴武不从，他们就找了打手吴勤涛、王家岩强制。二零一七年三月刘兴武又开始绝食，绝食到了第五天他们就给强行灌食，导致刘兴武胃大出血，流血不止，送到监狱医院治疗，吐血不止，又被送到警官医院抢救一个月才得以好转。

福建闽西监狱对非法关押的数十位男法轮功学员多次实行“三全转化”迫害，即“全日制、全方位、全封闭”地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体罚、殴打、洗脑，直至将人意志摧毁、逼迫在违心的情况下写保证书和“转化材料”，强迫“认罪”。

云南省女子劳教所，又名引晟学校，实质是一所法西斯集中营，对法轮功学员严管起来进行强行洗脑转化。上级恶党人员经常来参观视察，从外观上看绿草地、绿树、花园，给人以环境好的假相，实质上是整死人都无人知晓的地方。上司来参观从不上三楼，因为三楼关着一群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正在受着非人的折磨。

二十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数不胜数，据明慧网统计被迫害致死的就超过四千余人，上述案例只是冰山一角。相比之下，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英国私家侦探等外籍人士回国后，还能在他们自由的国度中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披露真相，甚至起诉央视违法。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度，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那种极端恶劣、极端无助的环境下，甚至连律师、家人都见不到，他们精神上、肉体上所承受的折磨超乎想象。而他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顶住重重压力走过了十九年，因为他们相信真理必然战胜邪恶。

从全面协调到默默配合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下面与同修们交流自己从全面负责当地的各个救人项目，转入到默默配合、用心圆容整体的修炼心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本质上的升华，从中领会了实修、向内找、助师正法、兑现誓约等诸多法理的内涵，也切身感受到了“为他”的生命是多么的自在和坦荡。

被绑架后的反思

那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有人谎称核实人口来敲门，我开门后随之闯进五个身穿便衣的警察，领头的凶巴巴的晃了一下“证件”，说是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他们开始抄家，我也被控制了。那次警察从我家抢劫走很多的东西，我非常的痛心。面对刹那间发生的绑架，身心处于极度的承受中。最可怕的是，那一刻，我平时苦苦背下来的那么多的法，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当时只有一念是真实而又坚定的：无论是怎样的结果，就听师父的话，坚定的跟师父走，谁也动不了我。也正是这一念加持着我，能够理性的对待着突然发生的迫害，那就是在我情绪稳定后，慈悲的给警察讲真相。

在公安局，我被锁在铁椅子上，不管他们对我如何的野蛮和粗暴，我不急不恼，就是抱着平和的、慈善的心态，向他们表达了我当时真实的心情：过去被迫害的记忆此刻历历在目，我在承受急剧的痛苦中，一五一十的讲述了我过去曾经在监狱承受的酷刑，这些酷刑正是控告江泽民的铁证。我真诚的说：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大法弟子，所承受的苦难，都是因为想让善良人明白真相获得平安而遭受的这些。我还坦诚的表示：为了你们这些警察，为了那些善良人能够明白真相，我不在乎承受什么，只要你们能够清醒。我也详详细细的阐述了我为何控告江泽民的原因以及善恶有报的因果道理。以此向警察说明以诉江为借口绑架我，这是违法的行为。

实施绑架的主管警察，最初对我是很粗暴的态度，听了这些话，态度明显转变了。在做笔录时，我拒绝回答一切审问，他就自问自答。在电脑上打字的那个警察问他，她（指我）家里的那些东西怎么写？他就说：别写了，要写上的话，还得判她三年。他告诉着打字的警察怎么做笔录。写完后，这个主管警察给我念笔录上的一问一答：你家里的东西哪来的？他自己说：不回答。这些人你认识吗？不回答。还有一个问题，还是不回答。这些都是他自己让那个打字的警察这样打的，我根本没有说什么。念完后，他问我：这样回答对吧？我担心这个警察在笔录上胡乱写污蔑大法的话。我就说：你能给我看看笔录吗？他说：“就写这么多，给你看也没用，你也不签字。你不签字，看它有什么用？”细想也是，我就看也没看。

在公安局被非法审讯结束后，只剩两个警察看守着我，其余的吃饭休息去了。这时我稍稍回过神来，终于想起了师父的一首诗词：“身卧牢笼别伤哀 正念正行有法在 静思几多执著事 了却人心恶自败”[1]。我反复背诵着这几句法，从内心真心的向师父忏悔和求救，求师父为弟子做主，加持弟子闯出黑窝，表示以后一定好好珍惜修炼的每一个机会，表示一定向内修自己，不再任由观念支配言行。随后，背过的法，我渐渐的都想起来了。

被关入看守所后，除了大量的背法，高密度发正念后，有时间我就静静的反思、向内找。被绑架前，当地刚刚发完真相台历。因为台历的制作和分配上，出现一些阻挠，我未能正确对待，带着强烈的人心去解决出现的问题，无意中带动部份同修卷入了纷争，出现了不修自己，严重向外看的不良状态。当时还错以为自己是多么的正气十足，是在为整体付出而操心费力。长期以来，我排斥这位看不上的同修，问题出现后没有修自己，一味的去“修理”同修，在一些事情的对待上也是表现出严重向外看的心态，用人心对待同修的修炼状态。值得一提的事：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后的一个晚上，
24 真切的梦见了看不上的这位同修，这位同修表情严肃，很认

真的问我：你现在向内找了吗？

这次我突然被绑架，绝非偶然，修炼上的不严肃、不严谨，随时都会招来邪恶的迫害，从而加重修炼上的魔难。被绑架前一个月的有一天晚上，我还清晰的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认真的跟着别人学唱歌。醒来后，认识到这是师父在慈悲点化。遇到问题不修自己，强烈的向外看，走的就是旧势力的路啊。我有所警觉，但是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一遇到问题还是向外看，找同修的种种不足。一想起过去的摩擦间隔，心就被带动。

在被关押的那几天，我认真的找出了多个不符合大法标准的人心和执著，发出了真念：善待同修，一定修自己。

师父的慈悲加持和同修们的营救下，我很快出了魔窟。回到家后，从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看，越发感觉到，我需要对自己的修炼做大的调整，尽快归正。当地的整体协调方式，很快就进入了那种人人都是协调人的模式，这样我有了更多的充足时间来实修自己了。

多年来，我在当地独自承担着救人的很多项目，从写作、编辑，发放资料、悬挂条幅，面对面讲真相等等，我好像都努力的走在前头，亲历亲为。渐渐的，同修们对我产生了依赖，这种依赖都是在不自觉中形成的。每个阶段、每个进程，做什么，我都有计划方案和步骤，由同修们配合着去完成。我在家的時候，当有营救同修的事情，各个环节我是很快的处理妥当，对多个项目能独当一面，同修只管配合。我被绑架后，同修们一下子感觉无所适从，有的感觉很痛苦，有的感觉精進不起来了，有的感觉迷茫，不知从何下手营救。我回到家后，了解了这些情况，对一些项目的管理和承担做了很快的调整。

我不能再不自觉的引导着同修按自己的修炼模式走。认识到成熟的一个修炼整体，是每个人都要走出自己的路，一定是在以法为师的前提下，遵循大道无形的修炼原则。也认识到协调人大包大揽的行为是不当的，无意中让同修对自己产生依赖和崇拜，其后果是阻挡同修走出自己的路，影响同修走师父安排的路。不在法上的行为，一旦障碍了同修的圆

满回归，那就是犯了大罪，最后要有承担啊。

这样，我们做了合理的安排，有同修开始主动承担协调，有问题时，任何同修都按照大法的标准决定该做或不该做，不再是过去那种有事先来找我商量切磋。有能力的同修还主动承担一些救人的项目，并且都能独立完成。

我从一个“总协调”的角色，进入了默默配合同修们的角色，不再经常性的出入学法点了，不再繁忙的传送资料了，不再为解决同修的问题而东奔西走了，开始静静的实修自己，用心做该做的事。

实修中去掉求名的心

话说我看不上的这个同修，这个同修的很多长处，我是不具备的，她有很多的优点其他同修也是比不上的。在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进入默默实修的状态后，我能平静的接受她表现出来的状态。有些她修炼上的不正确状态的背后，发现是有邪恶的旧势力钻空子在加强她的言行，人心重时越发让她表现出偏离法。不断的用正法理调整自己看不上同修的心态，在我用心接纳她后，她也接纳了我。我没有了想去按我的观念来改变她的思维了，想的是要发挥各自的特长，彼此真正的做到在法上配合，助师正法中去兑现我们史前的誓约。

为了避免、减少旧势力给这个同修造成更大的意外损失，一天上午，我怀着一颗慈悲的心，找到她，复述师父的开示，跟她说，师父开示：“你们都是同修，你们是敌人吗？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互相帮助的，你看谁不顺眼？他的表面形像、行为，只是人这的，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神那面会这样吗？要从修炼上看哪。”[2] 诚心的跟她说，我今天要说的话，一旦要触及到你的心，你一定要包容我。她感受到了我的真诚，那天上午，我们交流了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去式的争执、辩解。

但是可恶的旧势力揪住她的一些没有尽快归正的漏洞，在我俩见面十一天后，同修被绑架，后被投入了监狱。案发后，

我们没有揪住同修的过失，没有陷入被绑架的表象，只想全

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用心做着此刻我们必须该做的。我们各自认真向内找的同时，整体开始了营救同修，做了种种的努力、尝试，大面积的发放真相信。

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心性上的触及和干扰，尽管我做着我该做的，在用心的默默付出和配合，还是听到同修在背后说的一些话。起初，这些话传到我这后，看看事情的起因，还分析分析；后来，我再听到什么委屈和不公的话，能清醒理智的先修自己，先看自己了。对我持有不同意见的同修，也能真诚善待，没有想解释辩解的思想念头和行为活动了。慈悲的师父看到弟子有一颗真修、实修的心，帮我去掉了很多东西，我感觉不到了委屈和不公给带来的伤害了。

同修被绑架后，我主动去找外地的一对夫妻同修，这对夫妻同修与被绑架的这个同修密切合作，也是这个被绑架的同修经常去那里，我没有接触过他们。当跟他们交流营救同修和自身修炼的严肃性、实修的重要性以及严肃对待发正念的要领时，他们受被绑架的同修的影响和带动，根本没有接受交流的话题，表情非常的愤怒，对我指责训斥了一番，说了一些言辞过激的话，在场的同修有些看不过，对应了几句，我没有动心动念。当天下午，这对夫妻同修又跑到另一家同修，叙说她是怎么对我说了一些让我下不来台的话等，说是连家都没有让我进等等。这话又很快的传到我耳朵里了，我听后依然没有动心。真正实修后，把修炼摆在重要位置上以后，出现的一些摩擦、矛盾根本就动不了心了。

当时，我还坚持着天天为一个病业中的同修发着正念，加持他尽快走出病业假相。虽然病业中的同修，误解我真实的行为和想法，说我象唐僧一样善恶不分，等等，对我持有偏见，但我知道自己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只有谦卑的同化法的份儿，断然不敢用大法来伪装自己做一些满足、迎合个人观念的事，所以面对出现的所谓干扰，我很理智，感觉轻松自在和坦荡。

反思发生的一切麻烦、想想那些不中听的话，都是冲我求名的心来的。喜欢听好听的话的虚荣心一直存在，排斥不

同做法的观念也很重。在我找到这些人心后，对照大法衡量归正后，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常、平淡，没什么可值得闹心的，也没什么可值得落泪的。过去我一受委屈，就自然的反映出很强的波动和情绪化，哭啊、难受啊等等，当我懂得无条件修自己、默默配合圆容整体后，反而没有了苦恼。

放下自我，默默圆容整体、静静实修自己，真的是轻松愉快，这个升华也是源于大法的威力和威德。在人心与正念的较量与锤炼中，渐渐的，现在我会修自己了，做到真修的时候，能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当我表现出一个真正修炼人的状态时，师父就给演化出足够的欣悦和收获，身边的一切事和物都是那么的祥和。

师父给予弟子太多太多，弟子却无以回报，只有以实修自己、默默圆容整体来回报浩荡的师恩。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加持！谢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

个人体会，如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别哀〉

[2] 李洪志师父经文：《大法洪传二十五周年纽约法会讲法》

证实法是我们的根本目地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三月四日】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存在的根本目地是证实法，具体说就是全面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但是，在遇到具体事情时，有时就想不起这些了，具体表现就是把抵御旧势力的迫害作为根本目地了。

大法弟子绝不是为了抵御旧势力的安排而修炼的。我们否定排除旧势力安排的目地，是为证实法排除障碍，多救人。也可以说，救人是我们的根本目地。

在具体做事时，把抵御旧势力的迫害作为根本目地的表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在遇到病业假相时，以结束病业假相为目地，

以达到个人解脱，而不是利用这个机会向内找提高心性、破除旧势力的参与。当我们以结束病业假相为目地时，实质上是围绕着旧势力的安排在修炼，而不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正。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在承认旧势力安排的前提下，再去想办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谈何容易！

另一方面，在遇到绑架现象时，以结束迫害行动为根本目地，而不是利用这个修炼提高、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好机会，以证实法、救人为根本目地。当我们以结束迫害为根本目地时，就已经把旧势力摆在了迫害者的位置上，把自己摆在了被迫害者的位置上了，正好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

把否定旧势力安排作为根本目地的表现还有许多，比方说，一个同修出现病业假相以后，周围其他同修是怎么看待的；一个同修被绑架了，周围其他同修，特别是参与营救的同修是怎么看待的，其中有的同修可能也会把否定旧势力安排作为根本目地，其结果就会陷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去反迫害。

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定要清醒的意识到自己来世的真愿，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不要迷失，不要被旧势力左右，师父说：“发生多大的事就当作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1]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理解，不管旧势力安排了什么，你都把它象“病业假相”一样对待，不拿它当回事，不理它，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一如既往的走师父安排的路——全面做好三件事。

其实真正彻底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不拿它当回事，不理它，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走师父安排的路就行了，当我们走正了师父安排的路，自然就否定排除了旧势力的安排，也在完成着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有些老年女同修在讲真相方面做的特别好，她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讲真相时心态纯净，没有被迫害的概念，只有救人的概念，不管你是谁，哪怕你是警察、便衣，照样讲真相救你，救人的效果好，还安全，谁也动不了，在救度众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上为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六》〈二零零四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

正法修炼怎么修

文：深远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三月四日】正法修炼已经二十年了，可“正法修炼怎么修”这个问题还得问。很多同修可能会觉的奇怪：正法修炼都已经二十年了，怎么还问这个问题？你也可能会不假思索的回答：就是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呗！

确实，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当然都没错，可是我们想过吗？本来师父安排是十年的正法时间，为什么二十年了还没结束？为什么邪恶一直还存在？为什么迫害还在发生一直没有停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有得救？为什么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人心执着没有去掉？有人觉的邪恶特别厉害。其实最根本上的原因不是它们有多厉害，邪恶再厉害在大法面前什么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明白法理、没有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正法修炼，没有明白正法修炼的心性怎么修。

在与同修学习《道法》这篇经文，深入交流同修为什么会陷入长期魔难、陷入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时，发现原因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明白法。师父在《道法》中讲：“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1]“每当魔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魔难之中。”[1]师父告诉我们：“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份，阻碍了他们正法。”[1]

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的误解，导致了我们的魔难而又阻碍了本性的一面正法呢？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对魔难的理解与态度：在个人修炼时期，我们知道别人对我不好是“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魔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2]，是在给我德、

是在给我消业、是在给我转化业力、是在帮我提高心性、在给我长功……等等。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忍。而在正法时期，面对旧势力操纵的邪恶迫害时，如果我们还是这样认识，那不是在求魔难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吗？修炼初期很多人不是说“劳教所、监狱才是最好的修炼场所”吗？——这正是我们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的误解所在！

在正法修炼时期，当魔难来时我们不是站在法上来维护法、证实法，制止邪恶反迫害，而是认为旧势力是神，接受它们对大法弟子的安排，认为它们的迫害是因为我们有漏，所以迫害有它的道理。在承认它的干扰和迫害中找自己的不足，甚至认为抓我去是为了让我修好。再一个就是从人的角度看待迫害，觉的是整个国家在迫害，它们那么强大，它们要抓我、打我，我又斗不过它们，我有什么办法呢？甚至认为咱们修炼“真、善、忍”，邪恶问什么就说什么，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邪恶怎么迫害都不应该反对排斥、应该接受承受，否则就是不真不善不忍——这样一种认识的时候，我们怎么还想摆脱魔难呢？怎么还能摆脱魔难呢？怎么还能正法呢？只能是任由邪恶迫害摆布。

有些同修认为我修好了无漏了，邪恶就不会迫害我了。我们修好自己是为了达到它们的标准、得到它们的承认吗？然后它们就不找我们不迫害我们了？真的是这样吗？它们是师父吗？是它们在正法吗？——不是，它们只是被正法和清除的对象！师父明示：“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份，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1]

我们为什么不是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修的好不好、有漏无漏自有我师父来管、我会在大法中提高，与你邪恶、旧势力有什么相关？我要的是我师父的认可和承认，而不是你们邪恶的认可承认！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都是被正法的对象，或者来认同法或者被法清除，有什么资格来考验

大法和大法弟子行与不行呢？！“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3]。小小一个星球上面的一个国家里面的邪党与邪恶算什么？法要清除它们，那不是顷刻间灰飞烟灭吗？！人都是为法来的，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只有同化大法、救度众生才是每个生命最应该做的！

师父告诉我们旧势力在迫害中所找的旧宇宙之理的借口，我理解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归正自己，从而彻底的破除旧势力的参与。而有的同修认为既然旧势力能够安排我们的修炼，它就象“二师父”一样，从而在心理上对于它的安排无可奈何、只能接受。

然而师父说：“宇宙怎么产生的？就是大法觉者的一念产生的。（鼓掌）不同层次的大觉者一念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宇宙，那一念产生了宇宙之后，里面那些生命说：你别这么产生我，你应该那么产生我。他说了算吗？不算。这些生命对于一念产生他的那个生命的神来讲是微不足道。”[4] 师父明示：“那么也就是说，旧势力过去对我们的安排，不管它做了什么，我们都不能承认它，因为它们也是被救度的对像，只不过是它选择了淘汰。被救度者怎么能选择自己怎么样被救度呢？掉到水里了，人要救他，他却说：你不能够直接用手救我，你得用一只我喜欢的船来救我。那怎么能行呢？”[4]

旧势力绝不是正法中的一员，相反，破坏大法、毁灭众生的旧势力是正法要清除的对象。所以当邪恶操控坏人来迫害大法和我们的时候，对操控人的邪恶应该坚决彻底的清除，而对被操控的人应该讲真相救度并制止其犯罪。即使不听也不要惧怕和无奈，要知道是大法在衡量摆放一切生命的位置，师父法身与护法神也时刻跟随看护着我们，不是它们（邪恶）说了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师父也赋予了我们神通，如果我们人的一面明白、法理清晰正念强，那就是觉者。

师父告诉我们：“作为弟子，当魔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1] 可是我们心性和行为没有问题了为什么魔难

还会没完没了呢？师父讲：“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1]，是因为我们放任了邪魔的破坏！换句话说是因为我们允许邪恶迫害！——这就是真正的原因所在！

为什么二十年了正法还没结束？为什么邪恶一直还存在？为什么迫害还在发生一直没有停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有得救？为什么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人心执着没有去掉？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允许它们发生存在！这也是修成神的部分被抑制与阻碍本性的一面不能正法的原因所在。

我们人的一面就象是唐僧，我们本性的一面就象是孙悟空。当我们人的一面对法产生误解、把坏事当成好事的时候，就象唐僧把妖怪当成好人一样，必然会抑制阻碍悟空除魔降妖！我们在魔难中要用法理指导我们、来找自己的问题、提高心性，但不应该为此而去接受魔难。真正让心性得到提高的不是吃多少苦受多少难，而是不符合那些不好的思想物质去掉了，或者明白了法理在法中升华上去了。正法时期救人是天大的事情，绝不是魔难能够直接让你提高，通过吃苦受难来修炼是过去小道的做法。魔难太大了还会让你掉下来放弃修炼甚至走向反面！所以绝不能放任允许迫害存在，尤其是在正法时期。对此很多同修都有正面的体会。

所以正法修炼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从自己内心要有这一念：不允许不好的思想念头存在、不允许破坏法的邪恶存在、不允许迫害存在，正己正人正众生正一切！已经发生和存在的不好与不正的想法与事物就要去归正或清除！迫害大法与众生的邪恶当然更应该彻底的消灭和清除！在这一念的基础上去做三件事才是真正的正法修炼。否则，如果我们在放任允许邪恶和迫害存在的基础上，怎么能解体邪恶、广救众生呢？

我们发正念，前五分钟就是在清理自身内在不好的东西、在正自己；之后就是在清除外在的邪恶，在正外在的一切。彻底清除邪恶、坚决制止迫害、广泛讲清真相、正一切不正的，大量救度众生——这才是真正的正法修炼！

以上为个人认识。表达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注：

-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道法〉
-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论语〉
-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闯过生死关 意志更坚定

文：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我是一九九六年年底得法的老弟子了，今年七十二岁了，在修炼路上，曾经历了两次大的魔难，经受了生死的考验和锻炼，更坚定了坚修大法到底的决心。现在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

冬季的一天，下了大雪，我在院子里扫雪时，突然脑袋“啪”的一声响，随之头象裂开了似的疼痛难忍！哎呀，这是怎么了？！我抱着脑袋就往屋里跑，老伴把同修们叫来了，这时我已经瘫在了床上，头疼的受不了，胸闷的出不来气。同修问我怎么了，我心里明白，但说不出话来。也睁不开眼。

同修们坐下就帮我发正念，我自己也在心里发正念，我还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这突如其来的魔难，叫人感到蹊跷！一定是旧势力强加的，不会是病，我修炼这么多年，怎么会有病呢？如果历史上我曾跟旧势力签过什么约，我一概不承认！我是大法弟子，请师父加持我，请师父救我！旧势力不配管我，我就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其它都不要，都不承认！”我还背师父这段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1]。心里反复的背，不停的背。

这样，正念一出我感到轻多了，头也不疼了，胸也不闷了。可是老伴一关门，用力猛了，“当”的响了一声，震得我头又疼起来，胸又闷起来！觉的象个巨大的蝙蝠抓着我的头，硕大的翅膀裹住我的头和上半身，又象被铁板夹着一样，没法形容的那么难受，觉的实在承受不住了！接着又恶心起来，连着吐了三口粘痰絮沫的东西，还吐了一口血，地上脏了一大片。这时还是不能说话。

但是我心里明白，这不是病，大法弟子怎么会有病呢？师父早给净化了身体，经过修炼，身上有了高能量物质，有了功，那病菌病毒的一靠近我们就把它们杀死了，怎么会有病？再说我是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前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七二零”后，师父都给我们推到位了，怎么还会有病的表现呢？一定是旧势力在钻空子迫害我。

我赶紧求师父，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快来救我！旧势力要把我弄走，我坚决不跟它们走，大法的事该我做的，我还没完成，我坚决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请师父为我做主！”这样，当即有了好转，又轻松了许多，也睁开眼了，也能说话了。

这时我女儿来了，看到我吐的脏东西，说：“俺娘这是怎么了？”同修们说：“你娘把脏东西、邪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排出去了，没事了，让她歇会儿吧。”还真是，同修的认识说对了。

我不知不觉的睡着了。不一会儿就醒了，觉的一切都好。跟同修们说：“后天是集日，咱们准备到集上去发资料讲真相吧。”

可是邪恶还是不放过我，又变了一种花样，叫我止不住的说话，说起来没完没了，象得了话痨，象得了精神病！同修提醒我：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主意识要强”，“心一定要正”。这一说，提醒了我，我明白了，一定让主意识做主，象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于是控制住了自己。

可是旧势力又变了花样：让我脑袋里突然又出现了三种噪音，一种是“哗啦啦、哗啦啦”象抖落镰一样的不停的响；一种“咚咚、咚咚、咚咚”象敲大鼓；再一种是“当当、当当”象大铁锤砸大铁板响个不停。三种声音乱作一团，真是震耳欲聋，吵的我受不了，心烦意乱，闹心闹的异常，真觉的是妖魔鬼怪在我的心里任意胡为，魑魅魍魉大作乱！

同修们帮我反复发正念，我自己也发，并且不管多么吵，多么的难受，坚定的发！镇定的发！我还大声念师父的法：“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2]。“所以正念很足的情况下，³⁵

它就钻不了，因为大法在正法中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这个当师父的也不承认。”[3]“正念很足就能排斥它，就能否定它的安排。（鼓掌）因为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它的。”[3]我越念觉的正念越足，也增强了同修们整体的正念。这样，震耳欲聋的噪音戛然而止，心烦意乱的闹心一下子静了下来，马上又感到轻松了，各种难受的症状一扫而光！一切又恢复正常。

这是师尊看到了我这颗坚定的心，帮助了我，保护了我，帮我把邪恶物质拿掉了！也是慈悲的师尊替我承受了！

这真是一个生死大关啊！不请医，不住院，闯过来了！噪音消失了，头不疼了，胸也不闷了，眼也睁开了，也能正常的说话了。邪恶的旧势力变换着“花招”迫害我，但是却一个一个被解体了，被粉碎了！在这场正邪大战中，连续跟邪恶较量了多个“回合”！但旧势力和一切邪恶的败物被打了个落花流水！被彻底消灭了！解体了！在这过程中，我不但没被邪恶压垮，相反却感到变的更坚强有力了！

我心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没有师尊、没有大法，这么大的关我根本就过不去的！是师父无所不能，大法无所不能！

师父啊，您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也不会忘记啊！在助师正法的这条路上，不管有多么艰险，不管有多少魔难，我一定坚修大法到底，决不动摇！

谢谢师父！

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帮助走过病业状态同修的体会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三月五日】看到同修们出现大大小

小身体上的不正确状态，心中忧虑。因为我们到了修炼的最后阶段，他们如何走过来呢？我动了一念，决定请他们到我这里来暂住。因为我这里有养老院的便利条件，吃住不成问题，完全可以提供环境，不受干扰的大量学法、发正念、炼功、切磋心性上出现的问题，后来陆陆续续来了这样的同修。

经过长时间接触很多这样的同修，发现了以下问题：

1、学法太少，不入心，不能站在法上认识问题。

比如：来住的同修，身体上出现不正确状态时，她马上会说：“没事，这是假相，不是病，我不承认它。”还有的说：“这是旧势力迫害，我不承认它”等等，我认为类似这样的认识是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

师父说：“我们是真正人体修炼的两大层次的变化。因为在世间法修炼过程当中，人的身体都是在不断的净化，不断的净化，所以走到世间法最高形式的时候，身体已经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而出世间法修炼，那基本就是佛体修炼了”[1]。

我们现在如果是出世间法修炼就是佛体修炼，不会有身体上的不正确状态出现；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世间法人体修炼，那么这肯定会有净化身体的一种表现状态，当然这种状态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也是为了考验弟子的正念。然而出现不正确状态的同修，痛苦中甚至怀疑师父管不管自己啊，是不是得病了，完全没有了正念。在消极承受中，一拖就是一年、两年，还多次住院，有的越住越严重；给证实法带来负面影响，落入了旧势力安排的圈套。其实，考验中，师父给弟子安排是在世间法中净化身体，其中尽管有旧势力迫害身体的因素，师父也将计就计，根据弟子正念足的情况下净化身体，提高层次，是真正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是走师父安排的路。

比如一个同修说她腿痛，腿痛是不是病呢？师父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1]其实说“我腿疼”和说“我有病”是同理，如果不修炼就叫腿疼，现在我们修炼了，名词就叫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就是在法中的认识，是

净化去掉一切不好的因素，目的是提高弟子的悟性和长功。我们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三界内的任何人和物对我们都不起作用，如果是和人的想法一样的时候，就受到人的因素的牵制和制约，大法中师父告诉我们的是净化身体。

我多次出现过身体上过关，每次发生时，我首先打出的念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我身体上出功哩。”再赶快找一下是什么地方做的不好了，或思想里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有马上归正自己，一会功夫就好起来。我就只知道：关、难、矛盾是考验弟子的正念，此时除了想大法，我从来不去想其它什么旧势力不旧势力，我连想都不想它，在我的思想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我觉的自己的能量场就会强大。

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2]

通过交流，来这里住的同修法理明白后，转变了观念，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从学法入手。同修们上午、下午、晚上集体学法，再加上炼功发正念，零散时间背《洪吟》，不聊家常，不分散精力，大量学法。因为师父说了：“通读大法自会得之。学者自变，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3]师父还说：“那么就应该用大量的时间来学法，尽快提高，思想中装的越多变化越快。”[4]这样，同修们变化很快，踏踏实实的走过魔难。

从修炼入门，师父给我们改变命运，我们走的是返本归真的路。一路走来，一层一层去突破，相应的也是一关一关的考验考试，检验弟子心性位置，我们站在法上认识才能跳出人、脱离人。比如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时，动什么念头至关重要，师父告诉弟子是净化身体，我们就不可怀疑，其实想一想，这一路走来真是净化身体的过程，去执着心的过程，思想境界升华的过程，跳出人的过程。

2、没有实修心性，甚至放大执着。

有一个老年同修，没有怕心，天天讲真相救人，揭露邪恶更是走在前面。可是有一天，她摔了一个跟头，出现半身

不遂的状态，一年以后，内脏衰竭，来这里后，我看她非常困惑，觉的自己修来修去成了这样？

我和她交流，向内找，家庭、社会、个人修炼情况和学法情况，发现她很强势，自己说了算，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强调自我，看不上老伴，说老伴喝酒吸烟、发脾气、懒惰、做事处处不顺自己的意，所以内心非常怨恨他，还和他争吵。不用说这是争斗心很大，更没有善心了。

我交流说：咱们修真、善、忍的处处与人为善，为别人着想，家庭环境是咱们实修的场所，老伴为什么会是这样，想过吗？其实老伴是帮咱提高心性的，考验咱们的心性位置，咱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守住心性，无怨无恨。从人的理上可能是人家不对，因为咱们是修炼之人，法对咱们的要求是超越常人的。师父说：“恶者妒嫉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5]。咱们是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6]，是要提高心性，超越人的思想认识，怎么能和人一般见识，怎么能和人论对论错呢？

老年同修认识到个人修炼出了问题，认识到光是做事多，学法没能跟上，于是开始大量学法，身体很快康复。

3、负面思维形成很多不好的物质。

来暂住的同修，在许多情况中，张口说的话都是负面的：我不行这可坏了，看书看不清，学不会，背不过老是忘，记不住等等。试想，人的思想形成的是不是物质？有意无意讲出的话是不是物质？负面语言、负面思维形成的物质时间长了会形成很多不好的物质。它是不是修炼中的阻力？无意中阻挡着我们应该走过的关，因为它抵消着我们的正念，不好的想法连想都不能想，连说都不说，可是因为我们这方面没修，还发放着黑色物质，这也是导致长期过不去关、不提高的一个原因。

修炼是严肃的，我们应该加强正念，加强符合法的认识，用大法的正的法理看问题、想问题。避免走弯路、摔跟头，师父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1]。本来不是很难的事，

却看的很难，这可不行，我们修炼人一直用正念，用正法理要求自己，大法的威德、奇迹就会显现，本来任何考验，就看弟子能否生出正念，其实大量学法、背法就能增强正念。

4、多人学法发困

来暂住的同修，有许多人学法经常掉书，一看书就困，很苦恼，不知怎么改变，在家学法学一会就睡着了，一天下来只能学一讲，经过上午、下午、晚上大量学法，心里感到清亮，数日后，不困了。明白了师父为什么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是集体学法，集体炼功和交流切磋，集体学法的能量场消除了困的袭击。当困来的时候是想睡觉还是坚持学法，如果想：我就是不睡觉，就不听你“困”的，就意志坚强的熬着不睡，“困”是不能发挥作用的，也只好离开，那么半夜十二点正念就能发好。

5、年轻同修被繁忙的工作所累，不能自拔。

由于工作、生意繁忙，精力耗得很大，不能静心学法，三件事放淡了。长期下去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因为是修炼人，去医院吧不合适，想好好修吧可又摆脱不了那繁忙，有的还说不挣钱怎么办，家里花销大，还等着花钱呢，所以心里摆不正关系，活的很苦、很累。

大家交流，我们下世与师父签下的誓约，我们亿万次的下走，千百回的寻求大法，来到人世中却被名、利、情所牵绊而迷失了回家的路。我们要记住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大灾难来临，众生是否被救度，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经过大量学法，背法，同修们振作起来了，用正念正行回报师尊。

谢谢师尊！

谢谢同修！

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拜师〉
 [4]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溶于法中〉
 [5]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境界〉
 [6]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佛性无漏〉

要用正念帮助魔难中的同修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三月二日】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突破，即将被消灭的邪魔开始最后的挣扎，大法弟子修炼中被邪恶干扰的情况也越发复杂，尤其是“病业”假相的干扰。

“行百里而半九十”，我们感受到正法修炼最后的重要及严肃。

据个人了解，被“病业假相”干扰的同修普遍有两方面的问题：“信师信法不够”和“向外求”的问题。有人由于正信不足，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的，没能否定“病业”这一假相，有的到医院去过关，一边学着法炼着功，一边吃着药看着病，试图用各种办法把“病”去掉，结果给旧势力可乘之机，被加重迫害而长期走不过来，这是修炼中非常严重且较普遍的问题。

“人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放下生死，放下怕失去所谓的幸福，走出那一步，放下这颗心那不就是给你设的关吗？”[1] 大难面前能不能放下生死是常人与修炼人的区别。什么是实修？法中说：“学法得法 比学比修 事事对照做到是修”[2]。带着怕心、放不下生死，是学法不得法，做不到法的要求，何谈实修？师父说：“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3]。

而帮助的同修却觉得他自己要走那一步，就说：谁能说不让去医院？谁能说不让吃药啊！这不是正念而是人心，是怕得罪人，就是帮助也是不负责任的走形式。虽然不能强行制止去医院，但要真心帮助同修走出魔难，回归正路，我们必须首先找到他误在哪里？哪里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她的思想或行为哪里不符合法的要求？抓住主要问题或明显的执

着心，站在法上去交流。用相关法理引导帮助其归正思想或行为。坦诚的直指他的误区，要求同修正视自己的执著，归正其人心，才是发自内心的相助，而不是眼看着他误在那里，不接触实质问题，只是动用大量的人力发正念而已。

“向外求”的同修一是渴求师父把“病业”给拿掉，二是强烈依赖同修帮助。有的同修感到魔难来临，立即住到同修家中，甚至想不起“向内找”的法宝，而是借助同修的场要求同修陪同学法、炼功、发正念。当然同修帮助是应该的，但有的给指出执著心不愿接受，甚至反感，还有认为指出不足是给他加不好的东西等。尽管有大量同修长时间发正念，却长时间难以突破。

师尊还告诫我们：“修乃自身之事，无人可代之”[4]。

修炼是严肃的，魔难中同修要坚定正念，通过向内找提高上来，主观上不能依赖同修。而其他同修也要用正念在法上帮助，同修自己能做的事，不能在情中事无巨细，有求必应，甚至越俎代庖，助长他外求的人心。他自己不想动，他越来越依赖外力，不但帮不了他，很可能事与愿违，帮了倒忙，加大他的魔难。

另外，修炼路不同，帮助同修的方式不可千篇一律。

当然，魔难中的同修是需要鼓励、理解、包容。但因修炼路不同，同修所在心性层次不同，所遇魔难的大小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帮助的方式也要因人而异。如果把直指同修的人心执着，善意指出认识的误区也当作对同修的伤害，会起负面作用，给他加不好的东西等，那你如何引导他在法中归正？不在法中归正让他如何走出魔难？

也有人说，整体帮助同修目地是各自都找自己，不能说同修的缺点，帮助的人都提高上来，要的是这个过程，不求结果。我觉得这是把不同的个例与方法公式化。比如同修甲身体突然出现危机状态，他心态不稳，又没发现有明显的执著或原则问题，帮助的同修应该鼓励他强化正念，加持他稳定心态，大胆闯关；但对于没能正念正行，而在误区中长期难以自拔甚至危及生命的同修乙而言，帮助的同修是在和旧

势力抢人，就一定要抓住要害问题，耐心引导、启发，通过法的威力助其归正人心，走出魔难，跟上师父正法进程，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地。而不能把对甲同修鼓励、包容的方法直接套用在乙的身上。整体上（包括魔难中的同修）实修与提高的过程决定着最后的效果。魔难中同修的修为都没归正，其他人岂不都是在同修的魔难中修？而且帮助的人和被帮的人都缺乏正念，抓不住实质问题，长期不见起色，只能枉费时间，何谈整体提高？

粗浅见解，旨在和大家切磋，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注：

-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加拿大法会讲法》
-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实修〉
- [3] 李洪志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为谁而修〉
- [4] 李洪志师父经文：《精进要旨》〈坚定〉

我为什么来打真相电话？

文：在美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我刚开始打电话的目的地很自私。在二零一六年法会上听到师父讲法后，深感自己救人，尤其是针对中国大陆民众这方面，做的很不足，感觉要打分我也就只有二十分左右吧。心里为自己着急，就想应该多做一些了。

但是做什么呢？我的视力不好，很多事情我想做也做不了。想来想去，就觉的打电话是个选择。但是也知道，这对我来说是很难的，我这个人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更不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现在要给大陆民众打电话讲真相、做三退，能不能行，我自己心里根本没有底。

再说我这辈子的性格中有“眼里不揉沙子”的特点，实际就是很敏感，又小心眼。我很容易就能体察到别人说话或做事背后的心或动机，又很受不了别人那些不好的念头。我就带着试试看，不行就给打电话同修发正念的心态决定参与打电话了。

在 RTC 平台有培训主持人，完善的培训机制让我一下子感到打电话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难。那时培训同修也没给我讲稿，我就录了音，一个字一个字录写下来，改好了自己在家对着太太念，最后念到她很烦了，我就照着稿子念，开始打电话了。对方一听语音语调就应该知道是照着稿子念的，结果照样有人同意三退，退的百分率不比我后来打熟练了的时候低多少。师父也鼓励我，给了我开口讲真相的力量。

我很开心的看着我三退的数字在增加，那时候很关心自己每天的三退数字，因为那数字就是我来打电话的主要目地嘛。记的那时候退的多的时候，我心情很好，唱着歌去吃饭了，退的少或者没人退就心情不好，话都不愿说。有一次我三天没有劝退一人，坐在那里感觉发烧了，我太太过来试了一下温度，真的发烧了，怪不得有个“着急上火”这个词。

做好一个三退就高兴，没做好就为自己难受，特别是对方同意三退了，问入的什么，结果人家什么也没入，我心里不自觉的想：可惜了，怎么不入一个让我退一下，自己都觉的我人的思想那么低下。

我向内找，其实不用向内找也知道，我对于三退数字太执着了，而且劝人三退就是为了自己。自己意识到了，就问自己，我这样对吗？离法的要求差距多大啊，我就有意识的克服，修去那个为了自己打真相电话这个自私的心。这个为自己三退数字来打电话的心一出来，我就想到师父讲的：“你看见哪个佛提着酒罐子？”[1] 我就想，一个佛或道，会像我这样吗？怎么我就知道为了自己修炼中的得失那么情绪波动？那个念头一出来我就警觉，逐渐的，不知不觉中我打电话的目地改变了。我现在打真相电话的目地很明确：讲真相做三退救人，还有在这个过程中修自己。

我为什么来打电话？我是按照师父的话去做，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在履行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在这个过程中修自己，提高上来，这样才能更好的履行自己的责任；我提高上来的本身也包含了救度众生，我的提高让我生命对应的更高层次的生命才能有机会进入未来。我进一步理

解了正法修炼，这个与个人修炼的过程、方式、目地、份量等都完全不一样的。

打电话的目地转变过来后，我就自然做到了能坚持打、用心打。我打电话同时是在修自己，打真相电话是个修炼过程，我一边体察对方的心结，一方面体察我的心，符不符合法的要求？我的心不再那么被三退数字所动，我是在修炼，我是讲真相、在启发或帮助大陆民众增加善念，大陆民众是在做选择。打电话目地变的简单了，打电话过程中，冒出什么心就抓住它，对比法中所要求的，按照自己领悟的法的标准，修去那个心。我自己感觉提高的很快。

有一天遇到一个大陆人骂我的时候，我笑了，可能是对方骂的比较特别吧，我不记的了。笑完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不知不觉就达到了我以前认为自己不可能达到的心态。记的一九九九年之前，我们当地有个同修，在别人骂他、要打他的时候，他笑了，我还问他那时候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他说当时没什么想法。那时我想，我可能永远也达不到这个境界。没想到在打电话之后不长的时间，我自然就达到了，我那时真的没什么想法，我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不管对方是什么态度，我就做我应该做的，仅此而已。

我体会到，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目地来打电话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是劝退的人多，退的容易，就打下去；退的少，退的难，就放弃，那个来打电话的目地可能就不那么纯净。每次平台组织培训的时候，来的人不少，真正能留下来打电话的不多。我也遇到过一些以前打过电话，后来中断的又来培训的同修，他们有的是因为参与了别的项目，但大多数是因为自己打电话的效果（实际就是三退的数字）不好，感觉打电话太难了，或认为自己不适合打电话，无奈放弃了。

如果我们打电话的目地改变了，我就是来做这个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修自己。这样就不会出现这类情况，面对那个过程和困难会暴露出我们各种各样的人心，在这个过程中修去这些人心，提高上来。

当然也不是说先把打电话的目地改变了，然后再开始打

电话。不管我们是带着什么目地来打电话都没关系，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们会逐渐的去掉那些为私为我的部份。如果因为打电话的困难而心情波动，就想一下，是什么心让我心情波动？我为什么要来打电话？对照法的要求，我这个心符合我所在层次认识的法的要求吗？

面对来培训的新手，我会有意的示范给他看，我十个电话就有三到七个不接，接电话的也可能很快就挂了。然后就问，这么多不接、这么不容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然后跟他交流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想法，还要告诉他这样的不接和挂断就是我们的真相电话的常态。不能老盯着退多少，或一个号码退多少个。只管去做，只管去修，只要坚持下来，过一段时间你回头一看，三退的数字自然也不少，但那不是我来打电话的唯一目地。

不管带着什么目地来的，我们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修自己，在遇到各种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情况下，暴露出自己各种心或观念，抓住它，修去它；更多的心思放到救人上，这就是我打电话的一个重要目地。

师父说：“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2] 这段法中“人做人事”、“糊弄事”、“白做”给予我深刻的提醒。

我理解，不管是推神韵、媒体讲真相、打电话或面对面讲真相，做事本身不是我的目地，在做事的过程中修自己，提高上来，我把这个摆在第一位。记的有一个同修跟我说，今天我到现在一张票也没卖出去，你倒是积了不少功德。我下意识的脱口而出：我不是来积功德的，我是来修心的。不是卖一张票你就长一点功，做一个三退就长一点功，而是去掉一点执着就能长一点功。

各行各业都能修炼，因为我们在各行各业中都会暴露自己的执着心、思维方式和观念等，我们在走一条路，那是在

证实大法，关系到未来的宇宙。我们能不严肃认真的对待吗？

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不是单纯在做事，要在做事的过程中修自己，心性提高上来，真正提高了自己，正念强了，救人的效果自然就会提高。这就是我参与打真相电话的目地。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也谈谈“请为他人着想”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三月四日】这几天看了《请为他人着想》与《不要问本地上网的稿件是谁写的》两篇文章，心里很有感触。因为我地也有类似一些情况，早就想与同修们切磋一下，却又被自己的惰性、顾虑等执着给挡住了，现在想来很是惭愧。

我们都知道“修炼无小事”，为他人着想这一点，不是小事，却处处体现在小事上！去年，我地发生了一起大规模迫害，人、物皆损失惨重，被迫害的同修至今仍没有一个回来。

事发时，大家都感到来势凶猛，对迫害的原因更是毫无头绪，直到律师介入后，才了解到迫害的部份情况。原来，好多同修都到某新得法的A同修店里买讲真相所需物品，导致A同修被盯上，更在其店门口安装了摄像头，A同修没有经验，看到安装摄像头，都没觉察到不对劲，也没与同修们讲。来往的同修们也没有意识到不对劲，而导致被录像、跟踪、拍照……

痛定思痛，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也是因为没有为他人着想而导致的被迫害（当然迫害的原因有多方面，包括本地所有同修整体上问题，在此仅讲“为他人着想”这一方面）。明慧网上早有文章提醒大家，不要因图方便，而总在同一个地方或大批集中购买所需物品；更不可因为方便就无顾忌，而众多同修都在同修开的店面长期购买物品。我想道理大家应该都明白，出事的同修应该多数都是有求方便，同修这安

全等心理，可是却都多少忽视了为A同修着想这一点。

例如：有些同修去买东西，喜欢坐到柜台里面与A同修切磋切磋说会儿话；有的同修即使没进柜台里面，也不象普通人买完东西就走，多少都要再呆上一会，这种现象一次、两次还行。一个人这样两个人这样也还凑合，次数多了，这样的人多了，就很不正常（这与A同修热情好客也有些关系）；有时常人来买东西，有些同修还在柜台里劝三退，导致有常人说这家店里有法轮功，给A同修及她的家人带来一定的压力。上述情况，后来有同修提出并相互切磋，有些同修也认识到了，有所改善，只是可惜，没有多久，迫害还是发生了。

如果大家能想起明慧上的文章，想起邪恶是可以从某些商品中分析出销售商，为了新同修的安全考虑，我们是否不该这么多人频繁的在她那购物？如果能想到新同修才刚刚接触大法没多久，自己并没在店里公开讲真相，我们站在她的角度上，是否不该在其店里讲真相呢？在此也想提醒大家，新同修刚得法，学法有限，对邪党的迫害手段、迫害程度等都不是十分了解。并且因修炼了大法，都会由衷的高兴，见同修都感觉特别亲切，所以往往会更热情。但我们老同修该适当的提醒、告诉他们一些安全理性的注意事项及多切磋心性上的问题。毕竟现在还是非常时期，真的损失太大。

而“这文章是谁写的？”“这东西是谁弄的？”“××你认识吧？”“电脑是谁装的？”“这资料是×××做的吧？”“我猜这肯定是××整的。”等等这些问题，除非有问题必须了解，其它都不该聊。这些不就是“爱传小道消息”、“我啥都知道”的执着吗？口没修，心更没修，还给同修带来压力。

我地一位同修家人表达过这样的压力。同修是位协调人，家里人总体上不错，知道大法好，可家里人来人往，还有不少同修好问这问那，跟这个说，跟那个说，好奇且不修口。不打招呼随意带新同修去家里。恶人去家里抄家时，很多事都知道，家人心里很有意见。现在同修回来了，家人经历了多次迫害，都感到压力太大，承受不住，不再支持同修，也

不许其与其他同修接触。

还有些关于学法小组的问题，也想谈一谈。因为迫害，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导致能给大家提供成为学法小组的地方并不十分多。这些提供场地的同修都很了不起，一方面要保护着同修们的学法环境，一方面还要平衡着家人的顾虑与压力。我们所处角度不同，所以很多问题往往考虑的比较片面，没有往深处的去考虑。

在此仅举一例：有个学法小组，有位同修B连续两次没来参加集体学法，提供环境的同修C立刻去了那位同修家。后来才知道，同修C看同修B连续两次没来，心里很着急，一方面不知道她什么原因没来，另一方面，这么多同修在这学法，得保护好大家……而B同修则是因家里有事就没过来。

作为去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们，咱们要珍惜同修的付出，也要共同保护好这个环境。那么怎么珍惜、保护呢？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想想该如何做。当我们声音越来越大时，想一下现在的房子一般都不怎么隔音，会不会扰民？会不会带来安全隐患？当我们总是人来人往的去某位同修家时，想一想会不会影响同修的日常生活？普通家庭不会总有来往不绝的朋友，会不会给同修及家人带来压力？我们要说、要做的事真的那么重要、那么紧急吗？学法时迟到了、不去了，是不是会使同修惦记着？当我们来往多个学法小组时，要想一想，是真的必须这样做（有同修参与多个学法点，是在帮助不会实修的学法点等问题），还是有自己在家寂寞、想人多一起学热闹或走这走那习惯了？还有的，学法时，都不用带书，一直放同修家里，是真的安全需要，还是只考虑自身安全？

在此也提些个人想法，仅供大家参考。说话声音习惯过大（人多，一起说，声音也大）的，请注意控制音量；请不要总是集体来集体走，最好是分开进出，遇到了，也不要相互随意打招呼，说着话进出；如果想带其他同修来学法，请理性的全面考虑，并提前询问提供环境的同修，不可随意的带人往来；学法小组人多或同一地点多个学法小组时，请有

条件的同修再提供环境，分开学，减少同修及其家人的压力；拿资料时，不要问东问西，也别猜这猜那；切磋事情时，请养成习惯，就说“同修”，不要张嘴就说“某某某”“某某”；学完法，多少相互切磋一下修炼中的事情，少唠家常；最重要一点，不要再带电话到学法点。

其实，每位同修都有闪光点，细讲起来，都值得赞叹。师父告诫我们：“怀大志而拘小节”[1]。让我们以此相互勉励，希望我们无论对常人还是同修，都能努力做到为他人着想，实实在在的修自己！

一点浅显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圣者〉

关于法庭辩论的一些思考与探讨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报道《审判长、公诉人徇私枉法 诬判善良妇女顾金萍一年》，这个报道中关于庭审的一些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

报道中写道，“公诉人张磊宣读起诉书时，顾金萍要求证人出庭，公诉人张磊竟像个法盲一般地说：“证人不用出庭，你事后再去找他们好了。”还责怪顾金萍太麻烦，本来一会儿就可以结束了”。“顾金萍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向公诉人和法官提出两个问题：“1、请拿出法轮功是×教的法律依据（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2、请说出我到底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她的话音一落，现场顿时一片寂静，公诉人和法官一句话也说不出。”“二月十三日第二次开庭前，顾金萍拿出自己的辩护词，给审判长张素琴等人看，他们一个也不肯看，还说他们就是不让你辩”。

《刑事诉讼法》一百九十八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

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在高喊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公检法人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具体办案人员也不敢象过去那样太过于公开违法操作，表面上得按法律程序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运用法律来反迫害就成为可能。依据法律作出强有力的辩护，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邪恶的迫害。

法庭辩论是庭审过程的重要程序，是就起诉书的指控、证据进行提问、质证的环节。因此法庭辩论是运用法律反迫害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与邪恶针锋相对、短兵相接的时刻，运用好这一机会，对于破除法院的非法判决十分重要。针对起诉书提供的证据和指控，可以向公诉人提问，驳斥公诉人对我们的诬告、陷害，对于阻止迫害十分重要。因此我们应提前准备好提问的提纲和要点，做到胸有成竹，以应对法庭辩论时错综复杂的场面，以提高提问的效果。

由于法轮功学员确实没有违法，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地地道道的违法行为，法庭辩论会使公诉人十分尴尬。法庭为了不让法轮功学员和律师的质证内容保留在案卷中，因此大都不记录这部份内容。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提问时，应随时提醒书记员，要求书记员如实记录提问内容，并附卷，以有据可查。只有记录下这些真实的辩论内容，对判决才会发挥作用，因为判决必须根据案卷材料做出。从许多报道中我们看到，有许多律师、家属辩护人在法庭辩护、法庭辩论中，精彩的辩护得到法官的认同甚至赞赏，但书记员可能没有记录这些内容，因此所谓的“判决”仍按照公诉人的构陷进行。

对涉案证据进行质证，是法庭辩论的主要内容。在一些案例中，律师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一一予以驳斥，而公诉人

无言以对时，就已证明这些证据为无效证据。但由于这种质证结果没有记录在案，因此不影响法官在判决书中说“证据经过法庭质证”。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我们在庭审时，对一些证明我们无罪的关键内容，一定要及时提醒书记员要如实记录下来。

下面我们对这篇报道中的相关内容做些探讨。

“公诉人张磊宣读起诉书时，顾金萍要求证人出庭，公诉人张磊竟像个法盲一般地说：“证人不用出庭，你事后再去找他们好了。”还责怪顾金萍太麻烦，本来一会儿就可以结束了”。

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提醒书记员，要求他如实记录下这些内容。并让书记员记下，因证人不出庭，因此这个证据为无效证据。

“顾金萍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向公诉人和法官提出两个问题：“1、请拿出法轮功是×教的法律依据（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2、请说出我到底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她的话音一落，现场顿时一片寂静，公诉人和法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我们要提醒书记员记录，公诉人拿不出“法轮功是×教的法律依据”，也回答不出“我到底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因此公诉人对我的指控不能成立，是对我的诬告。

“二月十三日第二次开庭前，顾金萍拿出自己的辩护词，给审判长张素琴等人看，他们一个也不肯看，还说他们就是不让你辩”。

这时要要求书记员记下，审判长不让我进行辩护，也不看我的辩护词。

只有记录下这些内容，才会对判决产生影响（至少使法官不敢肆意判决），才能达到运用法律反迫害的目地。为了利用好法庭辩论，我们应在开庭前，根据起诉书的内容，拟好提问的要点，以提高提问的质量和效果。

下面是一份法庭辩论的提问要点，供同修参考。

对起诉书的几点质疑：

1、请问公诉人，起诉书指控我触犯了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请问你认定邪教的法律依据，是哪条法律说法轮功是×教的？

如果公诉人说，两高在各自下发的内部通知中说法轮功是×教。这时我们这样说：我提醒公诉人一下，我问你的是，你认定邪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两高各自下发的内部通知”不是法律，它也无权做这样的认定，两高通知的这种说法是违法的，是在污蔑陷害。因此不能成为判案的依据。

如果公诉人不回答，我们就要求书记员记下这段内容，说请书记员记录一下：“我让公诉人拿出他认定邪教的法律依据，公诉人拿不出法律依据，公诉人在沉默，我们再次请公诉人回答问题，公诉人仍然无言以对，继续沉默。公诉人拿不出法律依据，这表明公诉人这是在蓄意污蔑法轮功，这是在编造谎言进行诬告。

2、起诉书中指控我破坏法律实施，请问公诉人我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法律是明确的、具体的，请公诉人明确的、具体的说明我的行为使哪一条法律不能实施了。

如公诉人不回答，我们就提醒书记员记下这句话，公诉人说不出我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表明公诉人对我的指控没有事实依据，这是对我的蓄意陷害。

3、请问公诉人，你在起诉书中列举的所谓犯罪事实，请问哪条法律认定这些事情违法了。“法无明文不为罪”，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到目前为止，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也没有一条法律说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行为违法。根据“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原则，我们讲真相，我们拥有和传播法轮功真相资料，我们反迫害完全是合法的，这不是犯罪证据。公诉人把我们的合法行为污蔑为犯罪证据，这是在诬告，你这才是真正在犯罪。

4、请问公诉人，××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作为侦查机关，它为自己据以立案的证据出具“认定意见”，你不觉的这很搞笑吗，你不觉的这十分荒唐吗。××市公安局国保支队

不是鉴定机构，不具有鉴定资质，它出具的“认定意见”不具有合法性，属于无效证据，不能成为判案的依据（如起诉书中没有“认定意见”，就删去此条）。

5、起诉书中说：“×××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条，依据两高司法解释第X条第X项的规定，依法……云云”。这种表述是荒唐的，这已不是在偷换概念，而是明目张胆的更换概念了。在此我想问问公诉人，我的行为到底是触犯了刑法三百条？还是触犯了两高司法解释？

如果是指控我的行为触犯了刑法三百条，那就应该依据刑法三百条的有关规定，来指证我的行为是如何触犯这些规定的。而起诉书中并没有一句话说明我的行为是怎么触犯刑法三百条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是怎么触犯刑法三百条的。这表明我的行为并没有触犯刑法三百条，公诉人对我的指控不能成立，这是对我的蓄意陷害，这是在诬告，这是在枉法强加罪名。公诉人的行为已涉嫌构成“诬告陷害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我们希望公诉人立即中止这种犯罪行为，撤回起诉，否则，我们将保留进行控告的权利。

6、请问公诉人，两高是立法机构吗？有立法权吗？既然两高没有立法权，它有什么资格规定什么行为是属于违法犯罪，什么行为需要施以刑罚。两高对刑法三百条所做的司法解释，因违反《宪法》、《立法法》有关立法权的规定而无效，不能作为判案依据。

两高在司法解释中所列举的多少条多少项的行为表现，这并不是刑法三百条规定的，而是两高自己规定的，因此与刑法三百条毫无关系。两高这种完全脱离《刑法》第三百条文本范围而做的所谓司法解释，这是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或立法解释之实，明显越权，因此是违法的、无效的，不能作为判案依据。

以上六个基本问题具有普遍性，同修可以根据起诉书中的指控内容提出更多的质疑，反驳公诉人的诬告、陷害。

修炼交流摘录

师父说：“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象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鼓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各地讲法七》〈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天上午，我正在家学法，听到外面有人说话，一看有三个人，我连忙迎了出去。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人连忙说：“这个是新来的公安局长，这个是国保大队长，我是新来的派出所所长，想找你随便聊聊。”一提国保大队长，我立即认出正是经常来抓我的那个人。我立即正色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进来，你们是搞迫害的，我不欢迎你们。”那个国保大队长却高声说：“你看看今天什么日子，你应该知道，你这几天哪儿都不许去。”我立刻转向他说：“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有行动的自由，你敢否认吗？我有行动的自由，哪儿都可以去。你说哪儿不许去，我就非去那儿。你说吧，哪儿不能去？”

他站在那儿说不出话来。大家都看着他，他就更紧张了。这时我对他说：“你不敢回答我，你给我出去。”他真的乖乖的退出了大门口。出去后，又进来一个挎相机的，他避开我这里，在西边拍照，我说：“你是干什么的？谁让你在这儿拍照的？”他说：“我又没照你。”我说：“照谁也不行，这是我家，你也给我出去。”他也马上退出去了。剩下的局长和所长赶快说：“咱们交个朋友。”我一看两个生面孔，就口气缓和下来跟他们说话。他们找了个借口也退出去了。他们出去后，街上很多说话声停下来了，可能当官的在说什么，一会他们就走了。

我当时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在另外空间的一场正邪大战⁵⁵

过去了。表面看，这双方的力量太悬殊了，但是我有师父在身边，他们人再多我也不怕。缓过神儿来，我才开始查找自己，除了紧张，又动了点儿气，这是多年养成的老毛病，真是很难去，但我一定能去掉。学法时间到了，我赶紧到了学法小组。我笑着说：“他们什么也影响不了我们，只是给我们提高来了。”事后有人告诉我，这次是市“六一零”的人来了，区里、镇里陪着的人一大堆，光小汽车就有十辆，还要到其他学员家去骚扰。他们第一个到我这儿就碰了一鼻子灰，就散去了。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敢登门了。

——《堂堂正正讲真相 慈悲救世人》

在劳教所，有一人患了一身的疥疮，每天痒、抓的两个手都是红的，大家怕感染都在躲她。有一天那人离开了这屋，室内空出了她住的这张空床，仅是一张空床而已，咱们一位同修刚一睡上去，立马就被传染上了，从此就复制了那一幕：每天挠啊抓呀，十指鲜红。内衣裤粘在身上，一拽又拉下来。有一次洗淋浴，这同修一进去，里面的人“忽”一下就躲一边了。我当时也进去洗一洗，自己没带用具，就用那块同修刚用过的澡巾把自己浑身搓了一个遍后，俩人在注目下一块走出了浴室。有人等着在看结果。我说：她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呀？根本上不到我身！真是超越常人的一念啊。结果我啥事真没有，而那位同修的疥疮直到出所时还没好。两个人的不同表现，让一些人摸不着头脑了。师父明示：“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转法轮》），这一念真是太关键了！修炼人多学法，按法的要求去做，关键时刻，动正念。我们坚定的那一念符合了法在那一层对我们的要求，法的威力就会显现出来。

——《关键时刻 动正念》

去年底，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由于市场原因，客户购买的金融产品出现了巨亏，虽然亏损与我销售行为无直接关系，但客户就是认死理，要求赔偿。以往，公

司遇到类似情况，都是让员工自己掏钱给客户补亏。长此以往，这种不正确的做法不仅助长了人的贪欲，同时也使员工怨声载道，导致公司销售额直线下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起初客户要求赔偿时，我想是不是自己修炼中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因为师父讲过：“工作不是修炼，但是你的修炼会反映到工作中去。”（《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然而思前想后，我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后来我又想，大法弟子的收入也是大法资源，不允许邪恶操控众生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为此，我不间断的高密度发正念清除干扰，但收效甚微。直到与客户最终谈判的前一天，我与协调同修交流了此事。他说：师父讲“截室世下流”（《洪吟二》〈普照〉），大法弟子要证实法，不能随波逐流，他建议我抽空看看明慧网上的相关交流文章。

向内找，发现自己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我”该如何做，而不是把结果交由师父安排；看似“我”正念十足，实质是自己没能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正是这种放不下的自我阻碍了修炼人证实法。明白法理后，我信心倍增，一扫往日的焦虑，与客户做了愉快的沟通。沟通中，我始终保持修炼人的真诚与平和，一方面有理有据，另一方面也向客户阐明了得失的关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谈判，我终于与客户达成了共识，一笔看似不可挽回的巨额赔偿，在师父的保护下化为乌有。

——《金融企业销售经理的修炼路》

我看到婆婆（八十六岁老同修）脸上的皱纹全开了，皮肤特别的细嫩，我跟丈夫说，你看看娘的脸，皱纹全没有了，皮肤特好。丈夫看过也没说话，我去另一房间发正念，坐下来想我刚才的思想活动（心里出现的是常人说的回光返照的思想，只是没说出来），我认识到了，婆婆出现的这现象还可能是返老还童呢。我不要常人的思想，我要在法中去思考问题，我在法中不断的归正了自己的一思一念，提高了认识。姐姐们继续商量着办后事问题，丈夫又说：大法能创造奇迹，大法真的能创造奇迹。我听了，心里说：对呀，大法能创造

奇迹，大法真的能创造奇迹！为什么我第一次没有往心里去，我与丈夫交流，认识到现在的情况是让我俩修自己。

婆婆一会儿说，去天上找一碗水喝，一会儿又说多吃点饭、穿上鞋、开开窗户，我就从窗户走了。我知道这不是她说的，我说你往哪里走，哪里都不能去，我们在这里好好修，跟师父回家。婆婆也说，好好修跟师父回家。我问婆婆说现在你有自己的房住，睡着五千元买的床，有吃有喝有穿的，是谁给你的？婆婆回答是“大法”。我听了真高兴，又问婆婆正法口诀会吗？背一遍，婆婆很熟练的就背出发正念的口诀，婆婆说有不好的东西来干扰她，她都发正念，不要也不承认，就跟师父回家。我为婆婆高兴。五天时间，婆婆的状况好转了，亲戚朋友来看望婆婆，我与亲戚们说，是大法创造了奇迹，证实大法给我们家庭带来的美好。

——《法轮大法给我带来的美好》

最近一段时间，食堂的一个年轻的厨师对我说话总是气哼哼的，有事不打招呼想走就走，给人一种瞧不起人高高在上的感觉，搞得我心里很不舒服，总想拿邪党整人的办法修理修理他，解解恨。过后一想，这不是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吗，师父在讲法时讲：“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致台湾法会的贺词》）我赶紧向内找，厨师对我的态度不正是我对分管领导的真实写照吗，由于自己干出来一点成绩就谁也不服了，自我、自大、显示心使我越来越膨胀，对我的分管领导也瞧不起了。发现人心后，我赶紧排斥它，不承认它，发正念清除它。这样心里一下子清亮了许多，报复厨师的思想烟消云散，并主动找分管领导进行沟通，检讨自己的不足。我这里在法上归正了，厨师也变了，脸上充满了天真的笑容，并且主动的干好工作。事情过后我问他为什么气哼哼的，他说：那时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想发火。

——《在食堂工作中证实大法》